

纸之钻营

并行

张欣 主编

The Exploration of Paper

李红军 著



人民邮电出版社
POSTS & TELECOM PRESS

纸之钻营

李红军 著

并行

张欣 主编

人民邮电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纸之钻营 / 张欣主编 ; 李红军著. — 北京 : 人民
邮电出版社, 2014. 10
(并行)
ISBN 978-7-115-36999-4

I. ①纸… II. ①张… ②李… III. ①纸工—作品集
—中国—现代 IV. ①J52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09532号

内 容 提 要

本书主要介绍了著名艺术家李红军用纸的语言形式, 表达艺术创作思想。艺术离不开生活, 也离不开现有艺术成就的滋养, 在传统剪纸正负形的基础上, 进行偏移、加法、减法、扭曲等方式的改进和创造, 并呈现出艺术家对个人情感和社会境遇的细微观察和思考, 这是最让他欣慰的地方。而他最终选择纸这种媒介, 就是想把最一般、最不经心的东西做成艺术, 由此化腐朽为神奇。

-
- ◆ 主 编 张 欣
著 李红军
责任编辑 胡萍丽
责任印制 方 航
 - ◆ 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丰台区成寿寺路 11 号
邮编 100164 电子邮件 315@ptpress.com.cn
网址 <http://www.ptpress.com.cn>
北京信彩瑞禾印刷厂印刷
 - ◆ 开本: 889×1194 1/16
印张: 19.5
字数: 410 千字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数: 1—2 500 册 2014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定价: 168.00 元

读者服务热线: (010)81055426 印装质量热线: (010)81055316
反盗版热线: (010)81055315

纸之钻营

目录

3 序

8 在真实与梦幻之间

17 纸——本质与异化

20 关于纸：李红军答问

48 内爆与弥散：当代雕塑艺术的观念延伸

66 用纸片捏成人头

132 谈“纸”

169 装置——艺术的信天游

172 谈“传承与得失”

200 通往精神的语言之途

205	身份——传统民间与现代
208	传统、现代与创造
	——传统民间美术的造型语言特征与现代艺术创作方法之比较
258	李红军的分身术
272	谈“身份”
290	为什么“做”艺术
295	材料语言是艺术作品的支撑点
299	谈“语言与表达”
305	语言、造型、表达——简评李红军作品

309	李红军简介
-----	-------

纸之钻营

李红军 著

并行

张欣 主编

人民邮电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纸之钻营 / 张欣主编 ; 李红军著. — 北京 :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4. 10
(并行)
ISBN 978-7-115-36999-4

I. ①纸… II. ①张… ②李… III. ①纸工—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①J52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09532号

内 容 提 要

本书主要介绍了著名艺术家李红军用纸的语言形式, 表达艺术创作思想。艺术离不开生活, 也离不开现有艺术成就的滋养, 在传统剪纸正负形的基础上, 进行偏移、加法、减法、扭曲等方式的改进和创造, 并呈现出艺术家对个人情感和社会境遇的细微观察和思考, 这是最让他欣慰的地方。而他最终选择纸这种媒介, 就是想把最一般、最不经心的东西做成艺术, 由此化腐朽为神奇。

-
- ◆ 主 编 张 欣
著 李红军
责任编辑 胡萍丽
责任印制 方 航
 - ◆ 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丰台区成寿寺路 11 号
邮编 100164 电子邮件 315@ptpress.com.cn
网址 <http://www.ptpress.com.cn>
北京信彩瑞禾印刷厂印刷
 - ◆ 开本: 889×1194 1/16
印张: 19.5
字数: 410 千字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数: 1—2 500 册 2014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定价: 168.00 元

读者服务热线: (010)81055426 印装质量热线: (010)81055316
反盗版热线: (010)81055315

序

不管哪朝哪代，“文化”都不是一个可以轻松对待的问题。传统的中国精英阶层喜欢用“史”的方式记述和评判一个时代的文化状况；西方人则“发明”出人类学的各种“科学办法”，介入到各个领域，展开对文化的观察和分析。无论哪种方式，对文化的呈现都不可能做到完美无缺，但是我们依然可以通过这些“碎片”完成“对他者的理解”，以达到“绕道来理解自我”（保罗·利科）的目的。这也正是“并行”系列书的缘起。

“并行”的关注对象是作为文化重要“生产者”的艺术。在面对这个话题时，我们注意到，除了专业的“艺术家”，还有一个群体也在从事着艺术创造类的活动——民间的“艺人”或“匠人”。“匠人”们的艺术活动似乎更有群众基础，而“艺术家”们却占有更多的学术资源和话语权；“匠人”们的创作有更浓的实用气息，糅合了生存所迫和日常需求，“艺术家”们则更倾向于进行纯粹的对艺术本身的探索，虽然他们伴随陷入“亚历山大主义”的危险。一个是“原始”的、民间的，一个是“现代”的、学院的，哪一个才是当下中国的主导文化呢？社会中的其他方面，诸如政治、经济，又对这些文化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在“并行”里，我们把民间的艺术与艺术家的创作活动“并行放置”，因此这个系列书涵盖两大部分的内容，一部分是以对民间艺术大量的田野考察为基础的资料，有对“匠人”们深入访谈所得来的关于他们自己生存状态的口述集结，也有对民间艺术活动产物进行的图像和功能的探究，以此来呈现大众在日常生活中构建、发展起来的关于某个特定时代或是某个区域的视觉特征和审美趣味；另一部分是用个案研究的方式，呈现艺术家完整的创作经历。我们希望通过对民间艺术活动和职业艺术家创作活动的并置、对照，能够找到关于上述问题的答案的线索。

人们在艺术领域进行了很多人类学式的研究，还建立了“艺术人类学”这一学科，其中大量的研究成果以及对于艺术人类学研究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的反思，更是让后人难以超越。我们仅希望能在“并行”中对我们所关注的内容进行最大程度的客观记录和呈现，以此作为对未来艺术与文化分析、讨论的基础。

张欣

纸之钻营

目录

3 序

8 在真实与梦幻之间

17 纸——本质与异化

20 关于纸：李红军答问

48 内爆与弥散：当代雕塑艺术的观念延伸

66 用纸片捏成人头

132 谈“纸”

169 装置——艺术的信天游

172 谈“传承与得失”

200 通往精神的语言之途

205	身份——传统民间与现代
208	传统、现代与创造
	——传统民间美术的造型语言特征与现代艺术创作方法之比较
258	李红军的分身术
272	谈“身份”
290	为什么“做”艺术
295	材料语言是艺术作品的支撑点
299	谈“语言与表达”
305	语言、造型、表达——简评李红军作品

309	李红军简介
-----	-------

那些在纸层夹缝中绵延回转的空洞，也许就是我的宿命。

——李红军

在真实与梦幻之间

——李红军的纸媒艺术

文 / 殷双喜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艺术评论家与策展人

在当代中国艺术的发展中,李红军已经不算青年艺术家,也不是美术的后来者,他已经有30多年的艺术经历,其间他从陕西到北京,几经往返。他的艺术历程,从民间剪纸出发,画过农民画式的绢本工笔,做过古元式的黑白木刻,也画过类似于艳俗艺术的油画,还做过超现实主义的梦幻般的素描《三面风景》。但他的引人注目却是近几年的事情。这位来自陕西的艺术家,从民间美术一路走来,经历了在中央美院民间美术系和实验艺术系的学习,2009年获得中央美院实验艺术专业的艺术硕士学位,完成了从民间美术到当代艺术的艰难转身。在这两种看似极为不同的艺术之间,李红军走过了漫长的道路,并且找到了这两种艺术之间的内在一致性,那就是对生命和人生的热爱,对想象力和创造性的不懈追求,以独特的符号化形式表达艺术家对于自然和社会的感受与理解。在他的早期作品中,以蜘蛛和人的头像为代表,表现了一种对于生命历程和人生命运的深切感悟,而《走火入魔》系列则是他将民间美术与西方现代绘画结合而创作的最为重要的系列作品,具有戈雅绘画中的梦魇特征和中国传统经典《山海经》式的浪漫想象。

2005年在中央美院举办的“首届艺术硕士入学作品展”上,李红军创作的装置《红、白、黑》,可以视为他从传统绘画转向当代艺术的起步。他将鲜花喷上漆后,插入同样颜色的花瓶中,展陈于台上。在这里,自然界鲜活的生物因为人的行为,被包裹于无生命的化学物质之中,呈现为一种虚假的标本式的人工物形态。李红军在这里第一次展示出生命与死亡、真实与虚幻的转换,即在物体外观形态模式不变的情况下,存在内在的巨大差异,而这种差异又并存于一体,并且处在一个不断变换的过程中。其实,在李红军的装置作品《红蜘蛛·系列2—5号》(1992)中,他就注意到冰与水、石与沙、死鱼与活鱼、青藤与枯藤等自然界的物体所具有的同质异构的关系。他尤其关注这些事物之间存在的转换空间,即生与死之间的空白,真实与虚幻之间时空间距。就这一点来说,李红军的作品与那

位专门展示塑化人体标本的德国解剖医生贡特尔·冯·哈根斯似乎异曲同工。

近几年来，李红军以其纸质媒介的装置艺术异军突起。究其根源，是其30多年来穿越不同艺术媒介的合理结果，是他在不同艺术媒介之间融会贯通的收获。李红军的纸质作品形式是将众多的纸张叠放在一起，然后从中挖刻出形象，而挖出形象后的负形也成为作品的组成部分。应该说，这一基本原理并非李红军所独创，而是中国传统剪纸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在以往的创作实践中，艺术家们也做过类似的尝试。我记得吕胜中就曾经将民间的剪纸转化成为钢板雕刻的正负形抓吉娃娃，在草地上展示。但是李红军的独到之处在于，受过学院艺术训练的他，具有空间与体积的视觉经验。他将平面化的正负形转换成为立体的正负形，并且使其具有独立的雕塑形态，并且进一步通过不同的材料与形体组合成为装置性艺术，在艺术空间中展陈。其实，在1995年，李红军就运用过这种形式，在他的《道·器》系列中，他从厚厚的大书中掏挖出各种日常生活用具，并将书与掏挖出的“器具”一同展示。只是那时的规模与形体还比较小，还没有出现人的形象。虽然这种方式我们也已经知晓，比如在过去的影视剧中，我们见过用这种方式携带机密文件与走私物品，但这种语言模式的形成对李红军来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一旦李红军将这种方式转换为人物形象，这一语言模式的创新意义便得以突显。当从书中掏挖出的人物头像坐在那里，观看已经掏空的大型辞书，甚至“他”翻阅书籍的双手也是从书中掏挖出来的，我们便进入一种真实与虚幻错位的梦幻空间。是人创造的思想语言凝聚为辞书这样一种精神文明的生产模式，还是书籍语言形成并控制人的头脑？当我们在展厅看到李红军的这些闭目凝思的超越时代的人物头像时，我们需要思考的是人类自身的文明进化，最终导致人与自己

的造物之间谁更具有真实性、谁更具有历史传承的可能性的问题。李红军创造的这些白色的、没有服装等时代社会特征的人物，最初标示的是自我，并且在形象上也采用了自我的形象，看似要解决的是“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向何处去”的个体困惑。但在我看来，一个不了解李红军形象特征的观众，所看到的并不是某一个具体的人。他的作品更像是一种大写的人类的符号，它们的产生与存在，像雕塑一样，具有远古的原始性和走向未来的永恒性。

在李红军近期的创作中，这些由片状的纸张紧密叠压雕刻的人物头像似乎发生镜像的偏移，并且在空间中处于不断的压缩与变形状态。李红军以多个这样渐进变形的头像，暗示了人的头脑与他们所创造的文化之间，存在着相互转换和影响的可能性，表明文化、语言、思想的生产与人类的大脑结构，是一个长久的互动过程。

可以说，李红军的人物作品具有更多的文化人类学的考古性质和当代人生存状态的反思状态。让我更为欣喜的是李红军的近期作品《空洞系列》。在这些作品中，李红军不再表现具象的人物头像，而是在厚厚的叠压的方形纸张中，掏挖出不同类型的具有流线型轮廓的孔与洞，从而具有很强的极少主义雕塑的特征和未来主义的气质。从表面上来看，这些作品似乎与人类社会的生活处境相去甚远，但这个系列的作品，却将我们的眼光拉向了自然本身，让我们看到人类所创造的丰富的视觉形式与自然界的物质有着内在的同质异构关系。那些如同西部沙漠上强风所吹塑出的流线型条纹状的形体结构，特别是孔洞状的负空间，不正表明了大自然才是形式的造物主吗？艺术家不过是造物主的使者，他们的工作不是创造而只是发现，将隐藏着的世界的本质结构呈现给我们，打开我们沉溺于世俗生活而无暇顾及的视觉之窗，将我们引入一个惊奇不已的视觉世界。在我

看来，好莱坞的大片《阿凡达》、《盗梦空间》等，正是以科幻的形式引我们进入一个对未来世界的惊奇之旅。我们在李红军的作品中，也可以感受到这种浓郁的梦幻气息，在观看他的作品过程中，暂时忘却世俗社会令人厌倦的琐碎与纠结。

自1989年现代艺术大展以来，我一直强调艺术语言创新的重要性。现实社会中永远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是文学、电影、戏剧等不同门类的艺术家所共同面对的问题。那么，视觉艺术家要解决的特殊问题是什么？在我看来，这只能是艺术语言的问题。当代艺术中的差异，主要是一种视觉表达方式的差异，这种差异不仅来源于艺术家的观念和题材、图像，更来自于艺术家所采用的材料、媒介与表达方式。

在我看来，李红军的作品，通过对纸媒的运用，探讨蕴藏其中的“物性”，从而表达他对这个世界的观察和感受。在这里，对每一个单独的物的摹仿是写实的，但是不同的纸媒材料的组合是主观化的，作品显示出李红军活跃的独立思考，即对于人与自然、生活用品和艺术作品的差异的认识。在他的作品中，人的形象与自己的造物交织在一起。我们对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现象习以为常，不再去思考其中隐藏不露的奥秘，而李红军将“纸”这一人类文明史上的重要发明，经过解构、错位和重组，再现于我们的眼前，使我们在惊异之余，对其加以关注和思索。

李红军说：“艺术家并不是以‘物质’为最终追求目的，而是借用‘物质’的形式去实现对人类精神世界的关照。所以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坚持现在的创作思路，在自己的视野、经验、知识中寻求表达，特别是在自己所处的位置上，以自己的眼光和方法，关注与精神层面相关的问题。”李红军创作的一系列纸媒装置，如《自己》、《里外》、《偏移的纸片》、《空洞》、《膨胀的纸片》等，都是围

绕一个纸质头像，探索、发现纸媒雕刻与立体剖切语言的极致。我们可以把纸质头像看作李红军对现实中的自我与虚拟自我之间的讨论、对比和交流。李红军在中国民间美术中剪纸的叠刻中发现了一种立体的造型语言，并着重于研究对叠压纸的剖切造型所产生的复数性、正负形，以及形象的偏移和叠加。

李红军的艺术，去掉既定的形式，回到感性的原点，尊重自我感觉，开放心灵的空间，达到了超越媒介的重构。他的实践告诉我们，艺术的观念只能寓于实物，通过艺术之手来实现。艺术家的文化直觉，既是对材料的直觉，也是对浩繁手工制作的经验，它们构成了艺术品的重要方面。艺术家可以在与材料持续的对话与制作之中，达到忘我的境界。

20世纪以来，中国艺术一直以思想主题和社会问题作为自己的价值判断标准，以对主题阐释的深度和批判性的强度为价值评判标准。1989年现代艺术大展以来的当代艺术，也是用现代艺术的手段和语言表达艺术家对社会变革的一种敏锐感觉和反应。在当代艺术中判断一个作品的价值标准的时候，我们经常游离于艺术家的社会批判指向和他的艺术语言表达水平之间。我对纯粹的、技术性的、语言性的艺术家始终抱有期待。有人会说没有纯粹语言性的艺术家，艺术就是一种综合的东西，但是我们不能认为对于有社会性、批判性的艺术家，可以不谈他的艺术媒介和语言技巧。

今天的中国当代艺术，应该重提“实验性”。这种实验性，就是在艺术表达方式方面的实验性，也就是在艺术语言和方法论层面的实验性，这是艺术家的力量所在，也是他在艺术史上获得认可的根本所在。正如徐冰所说：“艺术家的本事是要对这个时代有种超出一般人的认识，而又懂得转换成过去没有的、一种全